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鲁力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作者简介] 鲁力(1969-), 男, 湖北公安人,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摘要]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 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 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 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东晋; 五马; 宗王; 门阀

[中图分类号] K2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523-08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 最高统治者往往通过重用宗室来取得权力的平衡。因此, 学界在关注这一时期门阀势力发展、演变的同时, 也很重视宗王问题的研究。就东晋一朝而言, 田余庆对王、庾、桓、谢等几大门阀的兴衰作了深入探讨, 并分析了宗王与当权门阀的关系^[1](第60页); 陈长琦对东晋宗王的政治活动作了概括性说明^[2](第78-82页); 张国安考证了晋明帝死前庾亮排抑宗室的细节^[3](第127-128页); 张金龙对包括宗室在内的东晋禁卫武官作了统计, 分析了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的关系^[4](第322-347页); 张兴成从制度上分析了东晋宗王的地位, 指出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5](第97-103页), 宗室死后赠官的官品整体上低于西晋^[6](第121-124页), 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7](第112-117页), 还探讨了晋宋之际宗室势力增强状况及其政治影响^[8](第130-131页); 王连儒认为东晋宗室尽可能避免以琅邪王之身分入篡帝位, 是为了减少琅邪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9](第57-63页), 等等。

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东晋宗王政治处境的认识, 但对有些问题还未论及, 对有些问题则可作进一步探讨, 如东晋宗王之来历、东晋宗王势力消长与门阀势力兴衰之关系等。

一、“五马”、谯王与东海王越关系略考

西晋宗室司马氏是一个大家族。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 第一世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 第二世27人, 第三世、第四世各近70人, 第五世30多人, 总计200多人。但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 司马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30多人在宗王相争中被杀, 永嘉五年(311年), 49人被石勒的军队杀死^[1], 同年洛阳陷落, 又有部分宗王被杀。有的逃到边远地区, 如章武王滔“兄弟并没在辽东”^[10](卷37, 河间王洪传)。还有一些下落不明, 如顺阳王畅, “刘聪入洛, 不知所终”^[11](卷38, 顺阳王畅传)。

能够逃到江南的宗室则少之又少。东晋孙盛《晋阳秋》载:“太安中, 童谣曰:‘五马浮渡江, 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 王室沦覆, 唯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 至是中宗登祚。”^[2]童谣称南渡者有5

略占据青州,虓占据豫州,竟陵王楙也将徐州都督出让于越。打败河间王颙后,越继续任用本系成员镇守要害。永嘉元年(307年)三月,时怀帝即位不久,越即出镇许昌,同时以略镇襄阳、腾镇邺城、模镇长安^[10](卷5,怀帝纪),试图将朝廷及重要方镇完全控制在手中。

由此可见,东海王越能够在宗王相争中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本系成员的力量。得势之后,东海王越继续以他本人为中心来构筑权力体系,其本系成员多被安排在北方重镇。琅邪王睿与东海王越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得势之前,越固然需要睿的帮助,得势之后,睿对越便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越以更亲近的妻兄裴盾为徐州刺史,而将睿迁往建康,与其说是重用他,还不如说是将他边缘化。永嘉年间,东海王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11](卷59,东海王越传),不难看出,他将本系成员多安排在北方重镇,目的应在于控制中原甚至篡位。结果除彭城王一系外,东海王越及其本系成员全部覆灭,琅邪王睿却因居于外围而获全,最后还登上了皇位,这恐怕是东海王越始料未及的。

彭城王雄是东海王越的旁支成员,但在东海王越的争霸活动中,这一支所起的作用很小。雄之父彭城王释官至南中郎将、平南将军,与荆州刺史刘弘同镇荆州。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颙,刘弘将彭城王释逐至宛城,另一方面也不出兵助颙。史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越甚衔之”^[11](卷15,刘龔传注引晋诸公赞),可见刘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彭城王释死于永嘉三年(309年),其三子雄、紘、钦当在此后不久渡江南下。

汝南王祐、西阳王蒙、南顿王宗为汝南王亮之子,亮为司马懿之子。汝南王亮在八王之乱初期被贾后设计害死,亮有粹、矩、蒙、宗、熙五子,由于亮过早被杀,他们在东海王越得势以前历官不显,事迹很少:粹去世很早;矩与亮同时被杀,子祐立;蒙后来因为党附于长沙王义,被废为庶人;宗、熙无事迹。在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相争中,除蒙因被废而没有参与外,祐、宗、熙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在讨伐颙的同党豫州刺史刘乔中立下了功勋。事后,祐曾镇守许昌,不久返回王国;蒙复封,历抚军将军、镇军将军等;宗历征虏将军;熙进爵为王^[10](卷59,汝南王亮传)。汝南王系虽然在东海王越当政后得到一定程度的任用,但其地位远不能与越的本系成员相比,加上时局混乱,早在永嘉二年(308年),蒙、宗二人便渡江南下了。五年(311年),石勒攻至汝南,祐从封国逃往建康。六年(312年),汝南王熙为石勒所杀。

除“五马”外,还有一位在东晋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宗王,即谯王承,为司马懿之弟谯王进之孙。南渡前,谯王承“拜奉车都尉、奉朝请,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从惠帝还洛阳,拜游击将军。永嘉中,天下渐乱,间行依征南将军山简,会简卒,进至武昌。元帝初镇扬州,承归建康。”^[11](卷37,谯王承传)值得注意的是谯王承最初镇于安定,安定属于关中都督区的范围,而河间王颙自元康九年(299年)至光熙元年(306年)一直镇于关中,则承无疑属于河间王颙的阵营。颙失败以后,承随惠帝东还洛阳,不但没有受到东海王越的处置,还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大概因为安定处于争夺的后方,他没有从事实际的征伐活动。但他终归是异己分子,他后来“间行”至荆州,依附于山简,除“天下渐乱”的原因外,应与这种身分有关。山简死于永嘉六年(312年),谯王承应在此后不久前往武昌,然后东下建康。

梁王翹于建武元年(317年)“自石氏归国得立”^[11](卷38,梁王彤传),咸和元年(326年)死,无子。章武王滔南渡在太兴二年(319年)前,子休嗣,死于苏峻之乱,弟珍嗣,无后^[11](卷37,河间王洪传)。通吉侯勋于咸和六年(331年)自关右还,自称“大长秋恂之玄孙,冠军将军济南惠王遂之曾孙,略阳太守瓘之子”^[10](卷37,通吉侯勋传),不列其祖名,有学者认为“其信否不可知也”^[12](第183页),后至梁州刺史,因谋反被杀。司马流世系不明,可能为疏族,后率军抵抗苏峻,兵败被杀^④。

二、“五马”、谯王南渡后的政治处境

东晋自元帝即位以来便处于皇权不振的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势力太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帝先天不足:血缘疏远、没有实力、缺乏朝望。中国自秦汉以来即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皇权不振的状态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元帝及以后诸帝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力加强皇权,比如

行“刻碎之政”、建立自己的军队、委任亲信等,其中自然也包括利用宗室的力量。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东晋宗室的政治处境作一概述。

首先,从人数上看,东晋宗室成员的数量大大少于西晋。在东晋 103 年(317 年-420 年)中,见于记载的宗室约 110 人(见表 2,包括皇帝及表中没有列入的司马流、司马轨之);而在西晋短短 51 年(266 年—317 年)中,宗室已达 200 多人。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东晋宗室的绝对数量大约只有西晋的 1/4。

表 2 东晋宗室世系表^⑤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覲	元帝奩(1)	明帝绍(2)	成帝衍(3)	哀帝丕(6)			
			康帝岳(4)	废帝奕(7)			
				穆帝聃(5)			
		哀冲	安国				
		晞	综				
			王遵	毓	珍之		
			遵	季度	球之		
				蕴?			
				宝?	安之		
				遵之?	修之		
		焕					
		简文帝昱(8)	道生				
			俞生				
			郁				
			朱生				
			天流				
			孝武帝曜(9)	安帝德宗(10)			
			恭帝德文(11)				
		道子	元显	彦璋			
				秀熙			
澹	禧	翹					
矩	祐	统	羲	遵之			
				楷之	莲扶		
				准?			
				景之?			
		弼					
邈		晃					
		崇	惠				
羨	播	崧					
	充						
	悝						
		珉?		珣之?			
宗	绰						
	超						
	演						
		柔之?	建之				

植	释	雄							
		钦	范之	秀	叔道?				
			晁之?	国镇					
				国璠					
				叔璠					
		纘	玄	弘之	邵之	崇之	绎之		
			俊	纯之	恢之				
				荣期?	贞之				
				宣期	楚之				
承	无忌	恬	尚之	文仲					
			恢之	文深					
			允之						
			休之	文思					
				文宝					
				文祖?					
康之?	文惠								
	情								
洪	混	滔	休						
			珍						
?	瓘	勳	龙子						

其次,从任职上看,东晋宗室担任中央及地方重要官职的比例很小。在中央,录尚书事为行政首脑,次为三省长官。据统计(见表3),西晋任录尚书者共15人,其中宗室6人,所占比例高达40%。尚书令、仆宗室占15.6%,中书监、令占9.1%,侍中(含加侍中)占9.6%,比例不算太高。另外,禁卫武官在西晋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而宗室任领、护的比例高达20%。而至东晋时期,任录尚书者共19人,其中宗室5人(西阳王羨、会稽王昱、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琅邪王德文),只占26.3%,而且常常与他人共录或分录。尚书令、仆中宗室只有1人(谯王恬),占2.3%,下降幅度很大。中书监、令2人(会稽王昱、司马元显),占9.5%,侍中(不含加侍中)4人(武陵王晞、会稽王昱、谯王恬、司马元显),占6.2%,约与西晋相当。领、护中宗室只有4人(汝南王祐、武陵王遵、司马元显、临川王宝),占5.6%,比例下降超过2/3。而且,东晋时任以上诸职的宗室范围很小,除去重复者,实际上只有9人。

表3 两晋宗室中央任职比例表^①

	录尚书事		尚书令、仆		中书监、令		侍中		领、护	
	西晋	东晋	西晋	东晋	西晋	东晋	西晋	东晋	西晋	东晋
总数	15	19	45	43	22	21	73	65	30	72
宗室	6	5	7	1	2	2	7	4	6	4
比例	40%	26.3%	15.6%	2.3%	9.1%	9.5%	9.6%	6.2%	20%	5.6%

地方的重要官职为都督。西晋有8个主要都督区:豫州(镇许昌);冀州(或曰邺城守,镇邺城);雍凉(或曰关中,或曰关西,镇长安);青徐(镇下邳);幽州(镇蓟);荆州(镇襄阳);沔北(镇宛城);扬州(镇寿春)^[13](第35页)。其中豫州、冀州、雍凉、青徐处于内地,是拱卫京都、镇御四方的重镇,西晋时基本控制在宗室手中。据统计(见表4),西晋都督豫州的宗室在总人次中占63.2%,都督冀州的占68.8%(实际上一直由宗王出镇,永嘉二年后才有5位异姓,时西晋已近灭亡),都督雍凉的更达100%,都督青徐也达63.6%。至于沿边都督区,除幽州外,荆州、沔北、扬州也时有宗王出镇。出镇的宗室共有32位。

表 4 西晋宗室出任都督比例表^⑦

	豫州	冀州	雍凉	青徐	幽州	荊州	沔北	扬州	共计
总人次	19	16	8	11	9	14	13	12	102
宗室人次	12	11	8	7	0	3	5	4	50
比例	63.2%	68.8%	100%	63.6%	0%	21.4%	38.5%	33.3%	49%

东晋有 9 个主要都督区:扬州、荊州、徐州、豫州、江州、会稽、沔中、益州、广州^[13] (第 36-47 页)。其中扬、荆、徐、豫为四大强藩,江州在扬、荆之间起平衡作用,东晋时基本上被士族所控制。据统计(见表 5),东晋任扬州刺史的宗室仅 2 人次(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荊州 2 人次(都为司马休之),徐州 3 人次(琅邪王裒、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豫州 1 人次(谯王尚之),会稽 1 人次(司马休之),益州 2 人次(司马轨之、司马荣期),在总人次中只占 5%。另外,元帝时谯王承曾监湘州,穆帝、哀帝时司马勋曾监关中,孝武帝时谯王恬曾都督青冀幽并五州,总共 14 人次,而且任职时间基本上在孝武帝、安帝两朝,任职者主要为会稽王道子父子及谯王恬父子。由此可见,东晋宗室在方镇的势力比在中央更弱。

表 5 东晋宗室出任都督比例表^⑧

	扬州	荊州	徐州	豫州	江州	会稽	沔中	益州	广州	共计
总人次	19	22	28	31	36	34	12	15	25	222
宗室人次	2	2	3	1	0	1	0	2	0	11
比例	10.5%	9.1%	10.7%	3.2%	0%	2.9%	0%	13.3%	0	5%

再次,从政治活动上看,东晋宗室多次受到当权门阀的沉重打击。东晋共 11 帝,先后由王、庾、桓、谢等几大家族控制政权,宗王势力的消长与这些当权门阀势力的兴衰呈现明显对应关系。

东晋初年,实际掌握政权的是琅邪王氏。当时“(王)敦总征讨,(王)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14] (卷 91,晋元帝太兴三年条)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对宗室的任用。比如让西阳王羨与南顿王宗招抚流民、命羨与荀组共录尚书事,让自己的儿子琅邪王裒出镇广陵(不久死去)等。太兴三年(320 年),王敦想任用自己的同党为湘州刺史,元帝没有顺从他的意志,而是将州任授与了谯王承。但湘州并非重镇,力量弱小,难以与王敦对抗。永昌元年(322 年),王敦起兵东下,谯王承兵败被杀,元帝则忧愤而死,其申张皇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明帝即位后,王敦再次举兵,但因为破坏了门阀之间的势力平衡,结果遭到失败。明帝乘机加强皇权,以南顿王宗为左卫将军,“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15] (卷 59,南顿王宗传),并以汝南王祐为领军将军。西阳王羨放纵兵士劫抄,也被明帝宽宥。但以上举措遭到了门阀士族的强烈反对。这时皇后之兄颍川庾亮借助外戚身分及个人才能,势力逐渐膨胀,与王导联合起来对付宗室。史称南顿王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16] (卷 59,南顿王宗传)。明帝不久死去,成帝即位,庾亮进而杀掉南顿王宗,贬西阳王羨为弋阳王,废汝南王统(祐子,时祐已死),“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17] (卷 73,庾亮传)。苏峻起兵讨伐庾亮时,弋阳王羨、彭城王雄与章武王休转而投奔苏峻,结果休战死,雄、羨被诛。自此以后,汝南、彭城二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

颍川庾氏在成、康二帝时盛极一时,但穆帝即位后,庾氏的戚属关系渐趋疏远,其重要成员庾冰、庾翼也相继死去,宗室势力于是乘隙抬头。谯王系、汝南王系、彭城王系先后受挫,元帝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元帝共有 6 子,这时只剩 2 子,即武陵王晞和会稽王昱。庾冰死后不久,会稽王昱即录尚书六条事;庾翼、何充死后,昱专总万机;历哀帝至海西公时,昱进位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辅政达 26 年之久,但他“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18] (卷 9,简文帝纪)。武陵王晞“无学术而有武干”^[19] (卷 64,武陵王晞传),但没有从事实际的征伐活动,基本上属于匹夫之勇。在此期间,居于荊州的谯国桓温通过北伐,势力向建康不断逼近,并最终废掉海西公,将会稽王昱推上皇位(简文帝),将武陵王晞废徙新安,从而形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

桓温死后,其家族势力逐渐退回荊州,陈郡谢氏取代桓氏执掌政权。太元八年(383 年)苻坚南下

谢安忙于应付,孝武帝诏同母弟会稽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宗室势力开始成为皇权的支柱。会稽王妃的从兄王国宝为太原王氏,他依附于道子,“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孝武帝与谢安)之间”^[10](卷81,桓伊传),谢安的势力受到抑制。十年(385年),谢安死,道子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势倾天下,又引起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引太原王氏的另一支皇后之兄王恭等为援,朝廷中于是出现主相之争,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突然死去,白痴皇帝安帝即位,道子及其子元显先后掌握朝中大权,与居于强藩的王恭和桓玄多次展开争夺,最后兵败被杀,元帝一系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东晋后期,谯王系曾再度活跃。谯王系是东晋宗室中唯一在方镇有一定实力的支系:元帝时谯王承曾出镇湘州;穆帝时谯王无忌曾随桓温伐蜀;孝武帝为对付道子,曾让谯王恬出镇京口;安帝时,道子任命谯王尚之为豫州刺史、其弟恢之为丹杨尹、允之为吴国内史、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势倾朝廷”^[10](卷37,谯王尚之传),但尚之、恢之、允之后来都被桓玄杀死。刘裕推翻桓玄后,司马休之又两次出镇荆州,但最终还是遭到刘裕的讨伐,与长子文思逃奔后秦。

可以看到,孝武帝以后,借助宗室的力量,皇权的确有所加强。但这时无论门阀还是宗室都已走向腐朽,他们除了争权夺利外,政治上毫无作为。随着以刘裕为首的低级士族的兴起,司马氏遭到最后的打击。东晋末年有10多人被刘裕等杀死;入宋后只有临川王宝拜金紫光禄大夫,降爵为西丰县侯,其余大多湮没不闻;部分宗室逃到了北方或偏远地区,他们依靠北方政权或自己组织武装进行军事活动,在晋末宋初对南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三、余 论

皇权与门阀矛盾的演变是理解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条主要线索。魏晋之际,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掌权的司马氏开始重用家族成员,入晋后形成了宗王势力。因为宗王对皇位存在潜在的威胁,晋武帝又培植了外戚势力,这样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皇帝;外戚;宗王;门阀。晋武帝死后,由于弱智惠帝无力操纵政局,外戚、宗王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势力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15](第467页)。我们看到,凡是处于矛盾中心的宗王,包括最后的东海王越,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直到在内争中灭亡殆尽。而处于矛盾边缘的宗王,如琅邪王睿及其它南渡宗王,却因为在政治与地理上远离利害而苟活下来。

但也正因为这些宗王处于边缘,或被有意地边缘化,他们缺少实力,没有威望。当他们因历史的机缘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不免捉襟见肘,底气不足,无力与强大的门阀势力抗衡,由此形成了东晋皇权不振、门阀专政的政治格局。无论是前期的元帝、明帝,还是后期的简文帝、孝武帝,都无法依靠自身及宗室的力量打破这一格局。这时的皇帝、宗王、门阀又构成了新的矛盾中心,陷于其中者同样不能自拔。直到他们在内争中互相消耗,再也产生不出强大的人物时,居于矛盾边缘的刘裕用“马槌”定下“尊主卑臣之义”^[16](卷42,史臣曰),这才改变皇权不振的局面。

注 释:

- ① 《晋书》卷《怀帝纪》载“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同书卷5《东海王越传》称“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魏书》卷95《石勒传》则云“执毗及晋宗室二十六王并诸卿士,皆杀之”。
- ②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3“晋元帝”条,中华书局,1965年。相似记载又见于《晋书》卷《元帝纪》、卷28《五行志》,《宋书》卷27《符瑞志》上、卷3《五行志》二,而以孙盛《晋阳秋》的记载为最早。
- ③ 参见《晋书》卷37各人本传。其中,略为都督青州诸军事的时间不明,万斯同断在永康元年(300年),即荡阴之败前,见《晋方镇年表》,《二十五补编》(第三册),开明书店,1935年,第3391页。
- ④ 司马流事迹见《晋书》卷《成帝纪》、卷7《桓彝传》、卷10《苏峻传》。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成帝纪》记载稍详,说他为“国之宗室”,但没有说明世系,也没有记载他南渡的事迹。
- ⑤ 本表据《晋书》、《魏书》等相关纪传列出,并参照万斯同《晋诸王世表》、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司马流、司马軌之因世系不明,没有列入。出继者仍依其本来血统,下划线者为最初南渡的宗王,虚线为皇位

继承顺序,加“?”的为有疑问者。

- ⑥ 本表参照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及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第四章第一节、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七章、第十章列出。尚书令、仆包括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尚书仆射不与左、右仆射并置),中书监、令包括中书监、中书令,领、护包括领军将军、中领军、北军中候、护军将军、中护军,统计时各类都除去重复者。西晋侍中统计时包括“加侍中”,东晋不包括。
- ⑦ 据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统计。
- ⑧ 任职人次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统计,都督区划参考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一章。吴《表》没有“沔中”条,检索《晋书》,并参照高峰《沔中督区与东晋政治》(《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监、督或都督沔中、沔南或沔北的先后有12人:甘卓、王含、王舒、周抚、桓宣、陶称、刘惔、袁乔、桓豁、毛武生、毛宪祖、朱序。

[参 考 文 献]

- [1]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2] 陈长琦. 两晋南朝政治史稿[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3] 张国安. 晋明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斗争[J]. 北京大学学报, 1986(4).
- [4] 张金龙.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5] 张兴成.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J]. 文史哲, 2001, (2).
- [6] 张兴成. 两晋宗室赠官略论[J]. 浙江学刊, 2002(3).
- [7] 张兴成.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J]. 社会科学辑刊, 2005, (1).
- [8] 张兴成. 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J]. 浙江学刊, 2001, (5).
- [9] 王连儒.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J]. 聊城大学学报, 2002(3).
- [10]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2]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3] 严耕望.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上册[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7.
- [1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5] 鲁 力.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J]. 武汉大学学报, 2005(4).
- [16] 沈 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责任编辑 桂 莉)

“Five Ma” & King QIAO of East Jin Dynasty

LU Li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LU Li (1969-),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the imperial princes was “Five Ma” and King QIAO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Besides the reason of war, there was politic reason why they crossed the Changjiang River to Jiankang, that’s all of them were in the outside of the King Donghai group.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Jin used to rely on the imperial princes to antagonize the great famil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princes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great families.

Key words: East Jin dynasty; five Ma; imperial princes; great families